

津生·张爽 著



血染黄梁梦

北方文艺出版社

血染黄梁梦

津生·张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 皎
封面设计：王庆珍

血染黄梁梦

Xue ran Huang Liang meng

津 生 张 爽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鹤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8 18/18·插页2·字数217,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580

统一书号：10360·78

定价：1.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战斗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高树勋，是一位驰名中外的爱国将领。抗日战争年代，他的顶头上司石友三大作投降日寇的黄梁美梦，被他活埋。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大作独裁的黄梁美梦，升他为十一战区副司令，命他率军北上，叫他攻下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市，借以打通京汉铁路，以便运兵打内战。蒋介石知他不愿打内战，派遣嫡系三十军和四十军，把他夹在中间，使他没有退路；又派了两个军统特务，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担任他的参谋长，一个绝代美人担任他的机要秘书；他的两个师长，一个被参谋长拉了过去，一个被绝代美人迷住了。我刘、邓大军发起一场血战，把他两侧的三十军和四十军全部消灭。他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协助下，以当年活埋石友三的英雄气魄，一场血战，枪毙了军统特务和叛变的师长，率军起义，投进人民的怀抱。在这部书里，他活埋石友三，敌我双方错综复杂的斗争，一个师长觉醒后枪毙他的绝代美人，均有惊心动魄的描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目 录

- 一 抗命出山.....(1)
- 二 金蝉脱壳.....(9)
- 三 信誓旦旦.....(13)
- 四 一场虚惊.....(27)
- 五 怀念故友.....(36)
- 六 “强”渡漳河.....(47)
- 七 运筹帷幄.....(52)
- 八 不欢而散.....(56)
- 九 柔情蜜意.....(60)
- 一〇 趑趄不前.....(68)
- 一一 全家出动.....(75)
- 一二 勾心斗角.....(89)
- 一三 针锋相对.....(101)
- 一四 通过火线.....(108)
- 一五 亲人相会.....(116)
- 一六 真真假假.....(129)
- 一七 喜中有忧.....(139)
- 一八 历经艰险.....(145)
- 一九 互相试探.....(160)

二〇	语重心长.....	(175)
二一	以毒攻毒.....	(186)
二二	静夜遐想.....	(194)
二三	胸有丘壑.....	(214)
二四	肝胆相照.....	(225)
二五	战地重逢.....	(233)
二六	血泪控诉.....	(245)
二七	碧血丹心.....	(252)
二八	蛇蝎心肠.....	(256)
二九	明辨真伪.....	(260)
三〇	挥泪锄奸.....	(271)
三一	营救夫人.....	(287)
三二	出奇制胜.....	(306)
三三	活捉敌酋.....	(324)
三四	走向光明.....	(332)

一 抗命出山

披着初秋的朝露，迎着黎明的霞光，一支长长的队伍挺进在豫西伏牛山的崎岖山道上。

这支队伍的官兵，虽然也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但不论武器、装备，都远不如中央军那样精良完备。用他们的当家人——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满含怨愤的一句话说：“咱们是小婆子养的，全靠老蒋施舍过日子，干受窝囊气呀！”此刻，他们虽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黄色单军装，背着捷克式、中正式、三八大盖、汉阳老套筒等杂牌枪，但一个个精神抖擞，眉目含笑，挺胸甩臂，健步如飞。要知道，新八军的官兵大都是黄河以北的人，从一九四一年秋进驻伏牛山起，憋在“牛”肚子里，已经整整四年了。家乡不能回，鬼子不能打，还要受中央军和地头蛇的夹板气，一个个早憋得气鼓鼓的，肚子快要放炮了。如今，高军长一声令下，他们这支受尽欺侮的杂牌军，也将和胡宗南、汤恩伯等颇受蒋介石青睐的中央军一样，快马加鞭，去沦陷区接受日寇的投降。何况新八军进军的目的地，就是自己的家乡，广大官兵怎能不由衷地高兴呢！

身材魁梧、年过五旬的高树勋军长，骑着一匹通体如同

墨玉一般的高大骏马——“黑旋风”，行进在队伍中。他眯缝着一双饱览人世沧桑的大眼，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他那黑红的脸膛，恰如雷鸣电闪的天空，忽明忽暗，神秘莫测。三十年来，风尘仆仆的戎马生活，在他宽阔的额头上刻下几道深深的皱纹。那每道皱纹里，都蕴含着他在险恶多变的逆境中求得生存的丰富经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国民党军队的信条，可是高树勋却以胸怀韬略、善于应变闻名于同僚。他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是一位很会“运筹帷幄”的智者，也是一位刚直不阿、富于爱国精神的抗日将领。正是由于他“桀骜不驯”，不肯就范，才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钳制和迫害。他愤懑，他彷徨，但他似乎又透过那重重的迷雾窥见了希望的曙光。他那浓密的双眉时皱时散，好似一位棋坛高手正在瞻前顾后，缜密地思考着这举足轻重的下一步棋，该是如何走法。

“军座，您这几天够劳累的了，小心思虑过度，血压升高！”年轻美貌的机要秘书张丽君骑着一匹小川马跑上前来，斜着水汪汪的一双丹凤眼，关切地说道。

高树勋苦笑道：“这是一步险棋，不能有丝毫大意呀！”说着把“黑旋风”一勒，靠近张丽君，轻轻问道：“是跟我北上，还是跟你干娘绕道徐州，你要多多斟酌呀！”

“不是早跟您说好了，我是军部的机要秘书，应当留在您的身边！”张丽君噘着小嘴不满地说。

高树勋向前边那位年轻英武的庞树清师长一努嘴，问道：“跟他也商量了？”

张丽君摇摇头，有些撒娇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当

家，他管不着！”

“瞎！我真怕对不住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呀！”高树勋想到荆棘满道、险恶多变的前景，不禁喟然长叹。

张丽君瞅着心事重重的高树勋，有些纳闷地问道：“军座，您前天不是还……”

高树勋立即以目示意，不让她再说下去，随即策马前行，两天以前，他在南召新八军军部暴怒抗命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次接受蒋介石电示的会议。当他看完蒋介石电报以后，“砰叭”一声脆响，一只茶杯被狠狠地摔在地板上，迸起的碎瓷片和茶叶末儿，溅了人们一身。怒气冲冲的高树勋铁青着脸，倒背着双手，象一头被关在铁笼里的雄狮，来回走动。

他的部下——一群将校军官，都用惶恐不安的目光紧盯着他。他们不明白，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高军长，不知为了何事，竟然如此失去常态。他们想问，又不敢问，只好垂手侍立，不安地站在一旁。

室内鸦雀无声，只能听到军长那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

高树勋的爱将——新六师师长庞树清，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扫了大伙一眼，看见不少人示意他挺身而出，他只好鼓了鼓勇气，往前跨了一步，声音洪亮地说：“军座，有何训示，请讲！”

高树勋停住脚步，猛然转过身来，指着大厅前悬挂的那幅“庆祝抗战胜利”的横标，怒吼道：“给我扯下来！”

铁塔般粗壮高大的随从副官高占魁，答应一声，飞身跳

上方桌，伸手把横标呼啦一声扯了下来。

高树勋浓黑的眉毛拧在一起，气咻咻地晃动着手里的那封电报，对部下说：“你们看看吧！老蒋就这样对待我们！”

庞树清从高树勋手里接过电报，军官们一齐围拢过来。

庞树清一字字清晰地念道：“责令你部原地待命，不作对日受降之事宜。蒋中正。”

真如晴空打了个炸雷，军官们无不震惊，一个个愤慨异常，怒气满胸膛。这哪里是不公平，简直是欺人太甚！

高树勋指着电报，忿忿地说：“他给八路军下的也是这个命令！哼，真是要逼上梁山啦！”

高树勋长长地吐出胸中的一口闷气，解开衣扣，敞开胸怀，缓缓地踱到窗前，任凭阵阵秋风吹拂他那粗硬花白的头发。他的思绪仿佛象天上的白云，随风飘荡着。半生的戎马生活，使他心里波翻浪涌。血的教训还少吗！他要好好想一想，不能再委屈求全、任人摆布了！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率领河北一万八千子弟兵辗转敌后，浴血奋战。坚定的抗日爱国意志，使他经受了多次艰难困苦的考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下旬，正当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准备叛变投敌的紧要关头，他当机立断，毫不留情地锄掉了这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从而担负起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重任，领导部队坚决走上抗日的道路。在日寇疯狂的大扫荡中，他的同僚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等人，纷纷向日寇投降，高树勋却带领新八军、六十九军与日寇抗击、周旋，终于杀出重围，渡过黄河，来到河南。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觉得为国军保

存了实力，日子总会好过一些。谁知蒋介石心怀叵测，始终把高树勋视为异己力量，不断地耍弄权术，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迫害。

当时的河南，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管辖的势力范围。高树勋带领军队转战到这里，首先遇到的不是奖励，而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夺取他的军权。被河南人民咒骂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是个野心勃勃、凶狠狡诈的家伙。他深知六十九军原是石友三的部队，归高树勋指挥不久，便极力拉拢该军军长米文和。汤恩伯给他送枪送马，还时常请他赴宴，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机逐渐成熟，汤恩伯就趁机煽动米文和对高树勋的不满情绪。胡说高树勋如何心辣手狠、独断独行，若不早日脱离他的控制，迟早要受其害。米文和见汤恩伯是中央嫡系，腰粗气壮，归附汤恩伯以后，肯定好处无穷，也就点头成交。从此以后，他不但疏远了高树勋，而且对高树勋的命令装聋作哑，置之不理。汤恩伯看见火候已到就以自己的二十九军和高树勋的六十九军互换防地为名，而更换了指挥权。实际上，高树勋根本指挥不动骄横的二十九军，而自己的六十九军却白白被汤恩伯吃掉了。他虽然满腹怒气，但又无可奈何。

高树勋虽然仅仅剩下一个新八军，蒋介石仍不甘心，又派来他的心腹胡伯汉担任三十九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兼新八军的军长。这样一来，高树勋真正成了光杆司令了。可悲的是高树勋连这个空头司令的日子也过不安稳。胡伯汉是个口蜜腹剑、十分阴险的军统特务，经常向中央告密，说高树勋有赤化嫌疑。于是，蒋介石又下了一道命令，调高树勋去重庆高

级军官训练班受训。这样一来，高树勋这位被紧紧捆住手脚的抗日将领，不得不离开军队，怀着满腔的悲愤，登程去重庆了。

座落在嘉陵江畔的重庆，是座美丽的山城。自从被蒋介石定为陪都以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僚，象群蝇似的麇集在这里，把这座依山傍水的西南名城，弄得乌烟瘴气。高树勋到了重庆，首先拜见了他在西北军时的老上司冯玉祥。坚决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当时也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排挤、扼制和监视。两人见面后，都不禁倾吐这些年来来的苦衷。他俩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忧心忡忡，促膝直谈到深夜。当冯玉祥问他诛杀石友三一事时，高树勋知道石友三原是这位西北军老统帅的爱将，恐怕冯玉祥责他心狠手辣、不念旧情，所以把是非曲直说得格外仔细。谁知冯玉祥却伸出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连声称赞：“作得对！作得对！这是大义凛然的壮举！”不过，在谈到孙良诚叛变投靠汪精卫时，冯玉祥却忿忿不平地说：“这是被他们逼的！逼的！”高树勋十分了解孙良诚是冯玉祥最得意可靠的忠勇将领，而且是冯玉祥亲自动员到前线打游击的部下之一。因此，孙良诚变节就任汪伪第二方面军司令的军职，这使冯玉祥非常痛心。冯玉祥连声疾呼孙良诚的投敌是被逼出来的，并非为孙良诚开脱罪责，而是对蒋介石歧视杂牌军、排除异己力量的愤怒控诉。事实上也是如此。蒋介石指使身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既不肯给孙良诚编个正式番号（连军饷也不发），而且还命令汤恩伯取消了孙良诚的鲁西行署，把他拨归何柱国指挥。这种种原因，就迫使孙良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投向

日伪的怀抱。高树勋深感自己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就问计于冯玉祥。冯玉祥沉思片刻，面对窗外黑沉沉的夜色，轻轻地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得想办法，早日回到部队去，重握兵权，自谋出路。做为杂牌部队，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听人摆布！”冯玉祥的这几句肺腑之言，总结了他丢掉兵权受制于蒋介石的沉痛教训，也恰中高树勋的心怀。他眼前一亮，深深地点了点头，暗下决心，自言自语地说：“重握兵权，自谋出路！”

高树勋在重庆高级军官训练班呆了几个月，亲眼目睹了蒋帮统治下的极端腐朽和黑暗的现实。官僚们贪赃卖法，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而广大老百姓却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重庆山城，满街狼犬，特务横行；不要说进步青年、爱国人士惨遭戕害，就连高树勋这样的抗日将领，也险些被蒋介石的鹰犬戴笠秘密枪杀。想到此处，高树勋怎能不怒火中烧，决心迈出那最艰难的一步呢！

……

血气方刚的庞树清师长，脚跟一并，厉声道：“军座，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呀！”

众军官频频点头。只有新五师师长马诚信小心翼翼地进言道：“军座，事关紧要，当三思而后行呀！”

高树勋慢慢回过头来，怒目盯着马诚信。过了很久，脸色阴沉地走到庞树清跟前，一把抓过电报，“嚓嚓嚓”地撕得粉碎，才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一字一顿地下达命令：“全军开拔郑州，收复失地，对日受降！”

“是！”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声震大厅，振奋人心。

往事如烟云拂面，匆匆而过。高树勋扬起头，忽然兴奋地用马鞭往前一指道：“看，前面就是劈刀石，咱们就要从牛肚子里钻出去了！”

众人顺着军长的马鞭望去，只见一方硕大无朋的巨石卡在两扇对峙的峭壁之间，正好把路堵死了。策马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方巨石仿佛被刀劈斧砍般地从中间分成两半，一条狭长的石径从中穿过，上面露出蓝蓝的一线青天。众人跟随高军长刚一钻出劈刀石夹缝，面前豁然开朗，下面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再往前看就是一马平川了。

张丽君用细细的手指拢了下乌黑的秀发，笑问高树勋：

“据传说，这个劈刀石，是当年王莽撵刘秀的时候，一刀劈开的，是吗？”

高树勋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是啊。王莽想一刀杀死刘秀而独得天下，谁知没有砍到刘秀，却给刘秀劈开一条逃跑的生路！”

“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嘛！”庞树清和高树勋对看一眼，彼此都会心地笑了。

高树勋下马登上山口旁的一块卧牛石，极目远眺，一列长长的队伍沐浴在秋光曙色之中，鲜艳的野花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高树勋张开鼻孔，贪婪地吸了几口这山野的清新空气，满腹的烦恼似乎被驱赶一空，眼前恍若出现波涛汹涌的黄河，雄伟险峻的太行山，他的队伍正行进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高树勋情不自禁地喃喃祝愿道：“定南老

弟，但愿你一路顺风！一切都拜托了！”

高树勋的爱犬——锦毛虎般的“可义”，“汪汪”地欢叫起来。高树勋笑呵呵地向“可义”摇摇手，连声喊道：“来了！来了！”

二 金蝉脱壳

淡淡的月光洒在豫西一条崎岖的山道上。辘辘的车轮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一辆双轮布篷马车从远处驶来。

赶车的人是个六旬左右的干瘪瘦老头儿。他怀抱长鞭，驱赶着驾辕的枣红马，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坐在车篷里的是位身材高大、体态丰腴的中年人。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一副商人打扮。他就是高树勋的信使黄定南。如水的清辉从小窗口流进来，在他方正的面孔上波动着；左手指缝中的烟头，随着车身的颠簸，微微划着暗红的弧线。他眯缝着双眼，好似陷入沉思之中。忽然，他警觉地睁开眼睛，把烟头掐死，侧耳细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远远的地方传过来。他急忙撩开车篷的布帘，往外看了看。茫茫的夜色中，前边隐约现出一片小树林。他立即压低声音，对赶车的说：“老魏，快把车子赶进前边那片小树林里！”

老魏把鞭子一晃，枣红马很听话地奔跑起来。这辆布篷马车刚刚钻进前边的小树林里，三个骑马的夜行人就飞驰而来。黄定南眼睁睁地看着这三匹快马一掠而过，心神刚刚稳定，正想叫老魏把车子驱出小树林，折向奔往北方的一条岔道，谁

知马蹄敲击山路的声音，又由远而近，重新响起来。那三个骑马的夜行人又折了回来。他们跑到小树林的旁边，突然勒缰停骑，从马上跳下来了。为首的彪形大汉，手持驳壳枪，猫腰向小树林边靠近……

藏在树丛后的黄定南，紧紧盯着来人，沉着地思索应变的对策。他轻轻地从腰里抽出了“勃郎宁”手枪……

“嚓嚓嚓……”那个彪形大汉踩着地上的枯枝败叶，步步逼近……

两支乌黑的枪口相对，一触即发。忽然，黄定南认出这彪形大汉熟悉的身影，惊喜地叫道：“高占魁！”

“黄先生！”高占魁收起手枪，迅速跳到黄定南面前，耳语了几句。黄定南连连点头。

这时，从后面又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马蹄声，在静静的深夜，显得格外惊心动魄。

黄定南赶紧嘱咐老魏道：“一切都要看赵太太的眼色行事。咱们后会有期！”

老魏答应了一声，急忙把马车赶出小树林。赵团长的年轻夫人花秀娥把马缰递给黄定南，只说了一声：“珍重了！”就匆匆钻进车篷里。黄、高二人飞身上马，向正北的一条岔道上跑去。

花秀娥从车窗里探出秀丽的面庞，催促道：“把车赶得越快越好！”

“好哩！”老魏抖擞精神，使劲儿甩了个响鞭，把马赶得飞快。

山道上，十几名全副武装的骑兵，扬鞭打马，紧追不

舍。

“他妈的，站住！站住！老子开枪啦！”为首的猴头连长，唾飞沫溅地狂叫着。

老魏嘿嘿冷笑着，挥舞着长鞭，在空中甩了个鞭花，一鞭比一鞭响地赶着辕马，跑得更快了。

“叭叭叭”，几声枪响，把栖息在道旁树枝上的夜鸟，惊得扑棱棱的乱飞。

猴头连长一马当先，冲到马车前边，拦住了马头，手抢一指老魏骂道：“老东西，你耳朵眼儿里塞驴毛了？耍刁，我毙了你！”

另外的十几个骑兵，枪口对着花秀娥的护兵，团团围住了马车。

坐在车篷里的花秀娥，一听这尖细刺耳的喊声，就认定他是胡伯汉的小舅子王金榜。她心中暗自盘算，自树勋大哥从重庆回来以后，通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总算把军权夺了回来，但胡伯汉仍然身居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的要职。今晚儿派他的亲信来抓黄定南，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对树勋大哥暗下毒手。在这紧要关头，她无论如何也得想法骗走这个猴头连长，保护黄定南。她想到这里，把布帘一撩，腾地跳下车，厉声喝问：“什么人胆敢放肆？！”

王金榜刚想大发雷霆，猛然在朦胧的月光下，认出她是花秀娥，不禁暗暗叫苦，真是冤家路窄！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冬天的黄昏，王金榜打猎回来，后面跟着胡伯汉的几个护兵马弁，挑着野兔、山鸡等猎物，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内中一个油头滑脑的胖护兵，忽然指着道